

第三十九回 重義氣仗義救同年 顧私情徇私赦小叔

話說寶珠做了個怪夢，說不是佳兆。紫雲道：「你夢見什麼了？」寶珠道：「似乎我同你談了一會，就上岸閒步，但是月白風清，一碧萬里，心裡頗為爽快。踱過陸營，有一條大路，我正走著，天上落下許多蟲蟻來，落得我滿頭滿臉。我忙用帕子掃掉，就起了一陣黑風，變成無數斷頭缺足的人，隨風滾來，哀聲不止，他們大叫：『寶珠，還我們性命來。』我嚇得手足無措，趕忙望大路上跑去，這些人隨後追趕。我跑了幾步，足下疼痛，不能行走，又沒有一個將士護衛。」

正在危急之時，西方忽然飛下一朵紅雲，落在地上，原來是許多仙女，個個美麗非常，手執花枝，梅、蘭、菊、桂，各不相同，用雲帶向黑風一拂，那些斷頭缺足的人，都不見了。我心裡很感激，正要拜謝這些仙女，誰知他個個對著我笑，好似熟識一般，叫我道：『蘭妹，蘭妹，歸去。』內中有個仙女，取了一支蘭花，要遞送給我手裡，我就不肯接他的。眾仙齊笑道：『他還有一台慶成宴，一盞合巹杯沒有吃，等他吃過了，再接他回來未遲。』

眾仙大笑，都道不錯。那個仙女，又將蘭花收了，對我笑道：『又要我替你忙兩個律令，你怎麼謝我呢。』眾仙因笑道：『讓他回去罷。』就一齊對我舉手道：『上帝好生，蘭妹須要體仰，前程遠大，幸好為之，相見有期，就此別過罷。』駕起紅雲，大家一笑而去。正要轉身，忽聽槍炮之聲，就驚醒了。你看這個夢，主何吉凶？」

紫雲聽罷，緊皺雙眉道：「我直說，你可別惱。」寶珠道：「什麼話，有話只管講就是了。」紫雲道：「這蘭妹二字有因，你淌下汗來，蘭香競體，就是個征驗，我想你不接他這蘭花很好。在我的愚見，苗兵是必勝的，這場功勞，定奪得穩，日後之事，就不可問了。」說著，眼眶一紅，不忍再說。

寶珠點頭長歎。紫雲問他吃點心，寶珠搖頭。紫雲也不強他，送上一盞濃茶。寶珠嗽口，吃著茶道：「這個夢竟說明了，真正事有定數。他說替我兩個律令，看來也不甚遠。」紫雲道：「夢寐之事，也不足憑信。」寶珠道：「夢做到這般光景，萬無不驗之理。你到忘了，前年我點探花的那天，夢見旌旗儀仗，戈戟刀槍，擁著我到一個去處，牌樓上寫著洞天福地，如今不是都驗了？到了福建苗洞。至於蘭花，更有預兆，生我的時候，老爺就夢人贈蘭花一枝，老爺替我取個號，叫夢蘭，你也該知道。」

紫雲點點頭，不由的兩淚交流，勉強忍住，歎道：「惟未來之事，黑如漆，富貴壽考，都是積得來的，仙女教你體好生之德，就是指點你的明路，還愁什麼呢！以後總不可好殺人，就是前天殺吶都統，你也似乎太過。」寶珠道：「身為大將，國有常刑，掌管幾十萬人馬，威令行才能服眾。」又談了片刻，營中已放明炮，寶珠、紫雲同炕略歇一歇，就起身。

已悅公主敗回泉州，損了四員大將，折兵大半，心中深恨，同父親商議，在城外紮了東西兩個大營、一東一西，自己防守西營。曾信上帳哭道：「小將兄弟五人，倒被敵人傷去四個，此仇不共戴天，不容不報。小將討令，誓與敵人決一死戰。」公主道：「將軍休慌，我軍銳氣折盡，養息兩日，我去替將軍報仇，且報龍岩之役。」曾信立意要去，公主阻他不住，只得說道：「將軍前去，須要小心。」

曾信取錘上馬，領一千人，惡狠狠的到沙場要戰。有人報到元帥，寶珠心緒惡劣，懶得出營，吩咐中軍請副元帥開兵。中軍飛馬進城，稟知墨卿，墨卿無奈，只好遵令，忙領眾將出城，遠遠看見曾信，好個大黑漢，騎馬搖錘，威風抖擻。墨卿心中害怕，對左右道：「誰敢出去戰這黑賊！」松筠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飛馬出陣。墨卿連叫：「小心！不是耍處！」

松筠也不理他，一馬衝上前道：「賊囚下馬受死，二少爺擒你來了。」曾信聲如霹靂，喊道：「你哥哥殺我四個兄長，我就捉你去斬頭瀝血，替他們雪恨。」話未了，松筠鋼刀已砍到，曾信連忙招架，戰了五十回合，松筠回馬就走。曾信趕來，松筠轉身，看得真切，見他來得較近，驀然回過臉來，一刀將曾信連肩帶臂砍為兩段。眾兵趕上去割了首級，先見墨卿，又到元帥處報功。曾信的敗軍回營，報與公主，公主格外納悶。

寶珠自從得了這一封信，做了這個夢，心裡愁苦，病了幾天才能理事。松筠上船，說有機密事面稟，中軍稟過，寶珠吩咐傳進來。松筠入內，見過禮，旁邊侍立，寶珠命他坐下，松筠告坐。紫雲出來，松筠忙起身招呼。紫雲笑盈盈的叫了一聲請他坐下，自己就站立寶珠背後。綠雲送上茶來，又來裝煙。松筠笑道：「把我自己來罷，不敢勞動你。」

綠雲一笑，走開去了。寶珠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講？」松筠道：「餘杭知縣解糧到了。」寶珠道：「解來罷了。」松筠道：「就是許二哥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知道，告訴我什麼要緊？」松筠道：「誤了限期。」寶珠一聽，臉上都變了顏色，只教怎麼好呢？松筠道：「他現在兄弟營裡，不敢上來，總要求哥哥念文腳的交情，開活他才好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在營務處掛過號沒有？」松筠道：「一到就去掛號。」

室珠道：「這一來怎好徇情？軍心也不服。誤了幾天？」松筠道：「三天半。」寶珠道：「還了得嗎？七刻就是個死罪，何況三四天？殺定的了。」回頭對紫雲道：「這又不是件難事。」紫雲咬著小指頭不言語。松筠道：「求哥哥法外施仁，看三代世交的情誼。」

寶珠發急道：「我豈不看交情？無如有個國法呢！」松筠跪倒在地，兩淚交流道：「哥哥救不得許二哥，兄弟也無顏去見他。況且春生秋殺，全是哥哥主持，一個相好的世交，何難救得？更有何人敢有煩言！」寶珠道：「越是世交，越不便救。」松筠以頭觸地，痛哭道：「願將兄弟功勞，抵他一死；不然兄弟即以身代亦何妨！」

寶珠暗贊兄弟很有義氣，一手拉他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別孩子氣，等我再商量。還有一件，不知墨卿還肯徇情？」松筠道：「這還是哥哥推諉，軍中各事，都聽命於哥哥，李大哥幾時敢專主來？」寶珠無言可答。紫雲道：「我倒有個解救之法，不知可用不可用。」

松筠忙過來，對著紫雲深深一揖道：「我的好姐姐，哥哥只聽你的話，全仗姐姐方便一言。只要姐姐開恩，又庵就可活命。」慌得紫雲退避不迭，笑道：「二少爺的話，說來真正好笑。怎麼倒求起我來了？說得好不嫌疑。」寶珠也笑一笑道：「紫雲有主見，不妨講出來，大家商議。」紫雲道：「傳見的時候，就說許二少爺路上有病，耽誤住了。二少爺再去多約幾個有頭臉的人，一同求情，求少爺免他個死罪。功名恐怕不穩的了。」松筠喜道：「有了性命，還想功名嗎？」寶珠道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

看了你的面子。」松筠謝了，自去約人。

次日，寶珠升帳，中軍官報道：「餘杭知縣許炳章，解糧到了。」寶珠叫傳進。又庵進來，跪在地下，不敢仰視。軍政司將來文拆了封，呈上公案，寶珠看了一遍，哼了一聲，兩旁吆喝。寶珠問道：「你文書上限你多少日期？」又庵抖得牙齒捉對兒廝打，不敢出聲。寶珠道：「你可知道逾限三天麼？左右與我斬訖報來。」兩邊武士，答應如雷。

又庵的聲氣都變了，戰兢兢的答道：「卑職在路途中大病，耽擱了三天，還是勉強而來，至今還未全愈。」松筠、木納庵等二十餘人，齊齊跪下，都是些提督總兵，以及都統之類，異口同聲的道：「許炳章初辦軍務，年紀太輕，求元帥念他有病在身，原情減罪。」寶珠尚不肯聽，眾將苦求，寶珠就只得借此下台，道：「不看諸公面情，必定難饒。」吩咐捆打四十軍棍，革職離任，留在文案上帶罪立功。做成文書，咨明督撫。左右打完，又庵叩謝。

人報苗營要戰，前哨都司胡能討令出馬，只一合，被公主活捉去了。一連戰了數日，互相勝負。公主見勝不得官兵，心想兀裡木等這支兵阻住中路，牽制我軍，大為不便，必須先破了他，方能進取，攻他大營。就將城外大營，都托與父親照應，自己領兵二萬，到中路來攻營。兀裡木等大驚，守定營壘，不敢開兵，忙著流星馬到大營告急。寶珠忙令松筠、木納庵會同趙瑾去救應。這裡兀裡木被攻了一日，心中甚急，專望救兵。

黃昏左側，只見賊營後隊紛紛倒退，有一支人馬殺來，兀裡木看得清楚，盡是我軍旗號，知道救兵已到，接應出來。誰知是公主假裝出來，進了營，就一齊動手。兀裡木、耶律木齊全軍盡沒，僅僅逃出個命來。

到了夜間，松筠等才到，營寨已失了多時。次日，松筠三人極力攻打，又將營寨奪回，三人歡喜。不料到二更時分，地下火炮地雷，一齊發作，打得兵丁焦頭爛額，死傷甚多。公主又領兵殺到，松筠三人捨命衝出，回大營去了。官軍連失兩陣，傷了萬餘兵了，好幾員戰將。寶珠心裡不快，吩咐緊守，不許開兵。

公主要戰不得，也攻打幾回，全然不理。心生一計，就叫兩員賊將來詐降。二將領了五百兵丁，到寶珠營中投降。巡捕官報進中軍，寶珠大喜，以手加額道：「此天賜我成功也。」忙叫傳見。中軍官出來，約住人馬，單領二人進帳跪下。寶珠道：「你二人叫甚名字，因何前來投降？」二人稟道：「小人是同胞弟兄，叫做陶熔、陶化，本是重義王殿前指揮使，今在公主帳下聽差。因為賞罰不明，心中不服，所以到元帥麾下，棄暗投明。」寶珠佯為歡喜道：「將軍到此，足見知機，本帥自然重用，二位可領本部兵馬，幫助副帥李經略守城。」陶熔、陶化推辭道：「小將願在元帥帳下，稍效微勞，不願居於閒散之地。」

寶珠徹底明白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如今陰雨連綿，本帥養歇軍士，俟天晴開兵，當借重二位做軍前先鋒隊。」二人大喜，以為中計，叩謝而起。寶珠吩咐松筠、木納庵陪到後營駐紮，暗傳巡哨官，小心防備。夜間巡哨官果然獲住一個奸細，是陶熔差出去的，在身上搜出一封私書，乃是約迷香公主明日三更來劫營，裡應外合。夜巡連夜稟知元帥。不知寶珠有何計較，且聽下文分解。